

# 扮演先驅者的 「慧炬」



◎ 惠敏法師

## 在佛學社團中播下學佛的種子

一九七二年（民國六十一年），大一結束快放暑假，我一位好朋友當佛學社社長，那時佛學社在大學可說是很小的社團，台北醫學院學校不算大，佛學社叫「慧海社」，社員也不多。後來我的好朋友當了慧海社社長，因為他在班上人緣很好，我們班很多人都加入當社員，不然會倒社，我也加入了。在放暑假之前，於課餘之時，班上許多人熱烈討論暑期所要參加的佛學活動，新社長告訴我：暑假有兩個佛學講座，一個比較苦，一個比較快樂，問我要去比較苦的，還是去比較快樂的？我想像中苦的應該就是跟少林寺一樣，去那邊劈柴、挑水、練武功，我說那就

去苦的地方好了，比較快樂的就是類似像夏令營那種形式，後來去參加了才發覺不是在深山練功，而是在臺中市明倫社舉辦三個星期的密集式佛學講座。

我參加明倫社的佛學講座的課程的感受，覺得似乎與我平日在大學的上課心態不同。因為佛學講座所談的問題，讓我發現過去似乎想要追求的生命議題，例如：人生中之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等，總說為五受蘊等之生死苦，與不生不死的苦滅問題。所以，臺中明倫社暑期佛學講座結束，回學校後，積極的參加北醫慧海社的社務推展。慧海社於每年新生入學時，會分發《慧炬雜誌》刊物結緣，讓同學們有機會了解佛教，此外，也會鼓勵社員或非社員參加「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獎學金」的論文撰寫，提供佛學社很好的學佛資源，隨緣散播佛法種子，對大專生學習佛教風氣的開展，很有幫助。

此外，台北醫學院後面有松



李雪盧老居士（前排右六）所舉辦的慈光佛學講座（即後來的明倫講座），周宣德居士（前排右五）每期都蒞會參加

山寺，道安長老為松山寺住持，主辦「北區大專佛學講座」。第一、二屆由淨空法師辦理，剛開始有二十人。第三屆由智諭法師接任，已約有一百人學員，漸漸增加，至五、六屆時約三百人。第三屆開始有學員長制度，有學員長領導幹部（由各佛學社團推派），協助主辦法師，聯繫各校佛學社團，講座的課務、庶務（課桌椅、中餐等）。由政治大學佛學社團東方文化社的蕭武桐同學擔任，台北醫學院慧海社的賴鵬舉同學任第四屆學員長，台北醫學院郭敏芳同學（之後，惠敏法師）任第五屆到第七屆學員長，第七屆時地點由松山寺移至比較靠近

市區中心的善導寺（因為道安長老也擔任善導寺住持）。

每屆為期一學期，在當時佛教活動不多，這是很難得的週日學佛機會。約於第五屆開始，因為學員人數眾多，松山寺沒有人力供應學員們午齋，所以必須由學員長負責在自己住宿的地方煮飯菜，再搬運到松山寺提供午齋。每週日講座完畢，智諭法師在晚課後為留下來的學員講經、教打坐念佛，並且讓學員試講。

一九七二年（民國六十一年）智諭法師在台北縣（現在的新北市）三峽鎮（現在的三峽區），開創「西蓮淨苑」，所以我們有些學生也跟著去那邊學佛。西蓮淨苑始創之時，是很小的一個地方，簡陋的房子。我們想去學佛，沒有地方可以住宿。沒有經費，也沒有大力的信徒，沒辦法建什麼房舍來給我們。所以就決定建個草寮，我們也幫忙建。在裡面辦活動、學佛，在這個草寮裡聽經、打坐、上課、吃飯，那時學習的物質條件不是很好，可



是學習的熱忱是相當精進。

一九七三年（民國六十三年）暑假，智諭法師舉辦「圓覺經修學會」，接引大專青年學子（主要是北醫慧海社、師大中道社、國防醫學院佛學社、銘傳覺音社等）前來修學。之後成立「大專青年念佛會」（之後，有輔大、海洋大學、德育護專佛學社團加入），以培養青年成為佛教人才。並且以西蓮淨苑有限的軟硬體資源，提供一些佛學社團學佛的機緣，及幫助學社突破許多困難。此學習方式使在家眾對三寶有親切的認識，使僧俗二眾呈現和合的狀況。又當時為了克服學習與教學上的障礙，發展出小組的教學，漸漸形成學長制度。

### 由於弘一大師的影響開啟出家的因緣

記得我高中的音樂課的考試，按照學號是分配到考唱第二首「悲秋」，我讀到它的簡介：「悲秋，作者李叔同，精通繪畫、

音樂、戲劇、書法、篆刻和詩詞，為現代中國著名藝術家、藝術教育家……。後來出家為僧，號弘一，中興佛教南山律宗，被尊為弘一大師……」如此的生平引起我的好奇心，想進一步詳細了解，所以我到書局買他的傳記，買到了名為《弘一大師傳》的書籍，回家才發現：這本書有分上、中、下集三冊。我沒有注意，只買到中集，覺得沒頭沒尾的，不容易閱讀，就擺著沒有看。讀大學後，我因為參加臺中明倫社暑期佛學講座，讓我有機會從慈明寺圖書室借到《弘一大師傳》全三集，可以一口氣讀完，這也開啟我後來出家的因緣。

臺中明倫社暑期佛學講座結束，回學校之後，大二開始，以前上課都會去搶最後一排，現在上課都會去搶坐第一排，覺得生命有它很深的意義要去追究，不能浪費時間，更要把握知識生命的傳承。所以那時上課的目標是如何把老師所教的百分之百吸收下來，這次我上這門課，下次我

要講這門課，到現在還是維持這樣子的心情。所以要預習老師要講什麼，上課聽老師這麼講，為什麼可以這樣講？為什麼我想不到？老師有哪些東西我可以再補充的？對我來講在當時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轉變。

在參加大學佛學社團（北醫慧海社）期間，因學長們的介紹而加入松山寺「北區大專佛學講座」的幹部，亦數次擔任學員長之職。以此因緣親近了我的師公道安長老、以及剃度恩師智諭法師。記得有一年中秋節前夕，因為大專講座的事，前往方丈室請示道安長老，於正事交代後，他老人家便激勵我們青年人應該發大心振興佛教。那萬丈的豪情感動在座的每一位。

在這良師益友的環境中，加上長期實際參與佛教活動的經驗，從此激發起對於佛教一股難以名狀的感情，心中默默地希望能為多難的佛教奉獻菲薄的心力，但是如何對無緣接觸佛法的慈親啟齒呢？

### 唯有出家是真報親恩

在學期間即經常參加智諭法師所主持西蓮淨苑的修學活動，這段期間培養我在解行的基礎。等到大學畢業後，亦順利地通過國家藥師考試與二年的預官役，正是面臨抉擇的時刻。但是過去那一份心願仍然呼喚著，於是以準備參加中醫師考試的名義，又回到道場中安住。此時正值西蓮淨苑建大殿，繁忙工程與緊湊修學活動交織成的經驗，使我對佛教更加深一層使命感。

雖然，幸運地通過中醫師檢定考試，但是幾番教運衰微的切膚之痛，激起我做最後的衝刺——突破父母最後那一關。但是，如何建立信心與勇氣？機會來了，西蓮淨苑每年寒假佛七前，特別為護七人員所辦的「精兵」佛七（只有五位）開始了。承蒙師友的護持，得以參加此「念佛三昧」道場。在第三天時，對於上至諸佛下及眾生的同體性，有些滋味嚐到了，頓然覺得一切障礙



消釋無餘，於此境界中肯定了唯有出家是真報親恩的信心與勇氣。

出家之後，最初的三年間，主要學習戒律、禪定以及勞務。那時就在想以後自己要走哪一條路？因為出家人的生涯規劃有很多選擇，一種是走修行或弘法，一種是走社會福利或救濟方面的，或者要走學問進修或學術研究的。我自己想：若要把佛法了解透徹，除了實修或實踐之外，學問或學術研究還是很重要。所以我在寺廟裡三年的基礎訓練，除了僧眾教育之外，在學術研究則需靠自學，但是我自學上遇到了佛典語言瓶頸，例如：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等經典語言，在當時的環境，不像現代網路資訊時代，是不容易自學的。

當時（一九八一年）我得知文化學院（後來的文化大學）中華學術院之佛學研究所（聖嚴法師擔任所長）開始招研究生，知道課程中有教梵文、藏文等經典語言，感覺全身毛細孔都好像

張開了一樣的高興，能多學一種經典語言可以解決很多學問上面的疑惑。隔年（一九八二年），有緣參加入學考試，很幸運地也考上了佛學研究所。一九八五年（民國七十四年），我完成了佛學研究所的三年學業課程。接著，通過教育部日本留學考試，並且取得東京大學研究生入學許可，以及考取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。

一九八六年（民國七十五年）到日本東京大學留學，於一九八九年取得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文學碩士，一九九二年（民國八十一年）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論文之後，回來臺灣，我師父就說讓我當西蓮淨苑副住持，同時國立藝術學院（二〇〇一年改名為：國立台北藝術大學）也以延攬海外歸國學人的員額，聘用我為客座副教授兩年（一九九二～一九九四年）。之後，國立藝術學院留我下來當專任副教授。一九九四年（民國八十三年）開學前，國立藝術學

# 慧炬

## 傳燈半世紀



上：慧炬舉辦大專佛學社團幹部研習營  
下：長期舉辦各項大專青年佛學研習營

到二〇〇六年（民國九十五年）一月二十五日邱校長被請去當文建會主委，我則以教務長身份再兼代理校長半年。職務期滿之後，我正好可以教授七年休假一年，這段時間，我協助中華佛學研究所（創辦人：聖嚴法師，也是我的母校）以二十五年辦學經驗為基礎，結盟國外十五所知名院校之國際化績效，培養十多位畢業生在國際名校取得博士學位的成果，創立全國第一所向教育部申請成立獨立的單一宗教研修學院，也即「法鼓佛教學院」，我受聘擔任首任校長，在二〇〇七年四月八日（佛誕節），舉行學校成立揭牌暨校長就職典禮。

院劉思量校長請我當學生事務長三年（一九九四～一九九七年），開始我很長的大學行政工作，一直到今天。

於一九九九年，我完成教授升等，二〇〇〇年被推選為國立藝術學院共同學科主任。不久，邱校長再邀約我擔任教務長（二〇〇〇年～二〇〇六年），一直

### 學佛三要：思言寫行清淨、透明化、發願實踐

對於鼓勵年輕人學佛，我可以提供三個學佛目標，作為參考：

- （一）培養正確的思考與表達的能力：八正道（正見、正思維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



念、正定)。因為八正道可濃縮為「正確的思考與表達」，如此可以培養「發現」問題與「處理」問題的人才，以自利利人，由此養成如理「思惟」與適當「表達」的能力。如同「身、口、意」三業清淨的佛教學習的目標。如理「思惟」是「意業」（思考）清淨，也是「正見、正思維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」；適當「表達」是「口業」（言語）、「身業」（行為）清淨，也是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」。如此可以讓「思」想、「言」語、「寫」作、「行」為與清淨相應。

（二）以「眾目睽睽、世界舞台」的覺照與視野，培養「正念力」、「正知力」。運用「眾目睽睽」與「世界舞台」情境，開展普世「覺照」與國際「視野」的眼光。一般人喜歡「避人耳目」，希望隱藏自己的缺點與過錯，隱瞞不願意面對的真相，卻常導致自誤誤人。其實，我們個人的「正念力」、「正知力」有限，迷惑的業力無窮，容易腐化墮落，此種案例，古今中外，

不勝枚舉。

反之，我們若能將「眾目睽睽」與「世界舞台」情境，導入每天二十四小時中，讓自己「透明化」，善用眾人的「覺察」力，隨時隨地以「世界」為「舞台」，準備接受所有世人的檢驗與評鑑，如此「借力使力」，容易保持「身、口、意」三業清淨。並且，也隨時隨地以「世界」為「舞台」，準備服務所有世人，容易保持創造價值力，讓創意無限，功德無量。

猶如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》的「第二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身如琉璃，內外明徹，淨無瑕穢，光明廣大，功德巍巍，身善安住，焰網莊嚴，過於日月；幽冥眾生，悉蒙開曉，隨意所趣，作諸事業」，不只讓自己可以顯現如琉璃青空之清淨本性，光明正大，日月朗秋空，也可以發揮智慧（日光）與慈悲（月光）之菩薩功德，開導眾生淨化身心，隨願學習知能，作諸自利利他的事業，成就淨土。

### (三)「樂發好願、莊嚴淨土」

**願景與實踐：**根據大乘經典，例如《法華經》或《維摩詰經》，我們知道「菩薩淨土之行」是出自於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菩薩所問的問題，「發菩提心」的菩薩是為「成就眾生」故，必須「願取佛國」，修行「淨佛國土」。所謂「淨土」，相對於將「器世間」（環境）莊嚴成「寶方」（七寶所成地方），將「有情世間」（眾生）淨化成「菩薩」，才是根本。如是同行眾生（眾生淨）來生菩薩成佛之國土，故說「眾生淨則佛土淨」。

我會介紹學生看《1~100歲的夢》這本書，它收集了從一到一百歲，囊括各年齡層、各行各業、全台灣各地，從原住民到新移民的夢想藍圖；從平凡的上班族，到事業有成的成功人士；甚至在病痛、單親家庭中奮力生活的人們，侃侃而談他們的夢想，以及準備如何實踐。

### 因應新時代，善用資訊環境與社群

因此，我常希望學生們能善用Web2.0之「眾目睽睽」與「世界舞台」的資訊環境，例如：e-Portfolio網路電子化教與學歷程檔案的服務；或配合教育理念規劃的網誌（Blog，部落格），隨時「思考」與「表達」了解自己知道什麼？眾生的疾苦何在？環境的問題何在？自己能做什麼？如何與世人形成良性互動？如何結合同行菩薩成就「願景」？

並且，我也鼓勵學生將大學社團作為「實踐」未來「願景」或夢想的實驗室。因為學校社團是屬於校內活動，其成敗的影響層面，不會像社會職場之成敗一樣嚴重。所以，對於社團的經營，可以想作「實驗室」，大膽的發揮創意，以研究、發展、實踐自己與社友們的各種好點子。學生們藉由成立或參與各種（學術性、康樂性、服務性、學藝性、聯誼性……）社團的過程，



了解自己的興趣究竟在哪裡？只想將興趣成為業餘活動即可？還是希望將興趣發展成自己的特長乃至成為自己的人生「願景」或夢想？

### 對慧炬雜誌社未來發展方向的期待

目前慧炬雜誌社已經發展成包含出版社、佛學會、基金會的部門，經常舉辦各種定期課程與活動，成果豐碩，值得肯定，實在沒有太多敝人建言的餘地。若要大膽提議的話，建議慧炬繼續扮演先驅者的角色，因為這是當初慧炬機構的創辦精神。

慧炬當時在校園內協助成立佛學社團，提供大學生接觸佛法的機會，這是先驅者做的事，因為這是別人沒有想到的，或是有想到不知道要怎麼做，或是曉得怎麼做但沒有因緣做。然而先驅者的角色可能會很辛苦、不容易做，不過卻有它的價值，假如慧炬能夠維持這樣的精神，去做別人還沒有因緣做的事，也是一個

值得期待的發展方向。例如目前台灣偏遠地區的弱勢團體，如原住民地區、新住民團體，都是比較少人去注意的。另外一個目標是國際化，去參與一些國際的開展活動，這都是佛教未來需要去突破和挑戰的。

在摸索目標後，就要很長期經營，因為要達到目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，就像當時慧炬協助大學校園成立佛學社團的突破，也不是簡單的事，而是十年、二十年累積下來的。所以要有長期規劃和執行的準備，不斷的嚐試和修正方向，發展出新的因應之道，才會比較看得出效果。

例如：從國際化來看，全世界各地還有很多發展的可能性，因為沒有佛法的國家有很多，有些是先進的西方國家，也有不少貧窮落後的國家，包括非洲或者南美洲。我有朋友應邀到南美洲厄瓜多爾去做文化交流時，發現竟然有一貫道團體在當地發展，宣教的是一對夫婦，先生幾乎是

# 慧炬

## 傳燈半世紀



內觀葛印卡老師（左二）訪問聖嚴法師（左一）

專職義工，深入到窮鄉僻壤宣導，太太則是想辦法做點小生意維持生活，讓人覺得他們真的很發心去傳道。

其實，佛法要傳播的話，是有很多做法，目標選在台灣本土或者其他國家都有可能。但是，最近的其實是自己，假如連自己都不能將佛法「學以致用」，那就很難踏出第一步。然後是，隨時隨地擴及周遭的人，或是家庭、職場或是社區，然後有因緣擴展，有進可攻、退可守的彈性在，從每天的接觸人事物開始，會比較踏實一點。我常常在想，假如連周遭的人，我們都沒辦法讓他們感受到佛法的好處，那

就很難讓其他的人也感受到。周遭的人包括自己，若是自己都不覺得佛法能夠幫助什麼，那就更難去影響別人，個人的言行則會形成團體的言行，團體的言行則會影響發展的軌跡。

曾有人問，現在的佛教雜誌假如要吸引不同宗教的人來閱讀，是不是宗教色彩不要那麼濃厚？其實這是方向的抉擇，有利有弊，自己如果能先想好方向，有共識會比較適合一點，因為每一個團體的發展，都有自己條件和因緣。慧炬雜誌社可以去發想這個議題，因為如果是寺廟辦的雜誌，再怎麼包裝，很明顯就是佛教的立場。但像慧炬這樣一個非寺廟的團體，就可以好好去思考，哪一個方向適合發展中長程願景，如何避免做資源重複的工作，如何產生開創性的先機。以上是野人獻曝之言，僅供參考。🕉

作者為法鼓佛教學院院長